

中文讀書會經營——深度閱讀中文書籍

內容大要及閱讀材料

余 非

2005 年 10 月-11 月

講座內容大要：

講座會透過具體篇章的閱讀與老師及同學交流深度閱讀需注意的事項。
讀書會、閱讀工作坊可以如何進行。

講座中的兩個示例：

例一：生字不多的一篇散文，也有讀不明白之處嗎？

事前閱讀

1. 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篇章」內的一篇散文——季羨林的《二月蘭》
2. 季羨林《留德十年》之「四·滿洲車上」(選段)–見附頁 2
3. 季羨林《留德十年》之「五·在哈爾濱」(選段)–見附頁 3
4. 季羨林分成八個階段的生命 –見附頁 4

例二：感性與理性——是兩個只能活一個的抉擇嗎？

文學（以至非文學）如何進行深度閱讀？

事前閱讀以下任何一本之部份內容

1. 余非《514 童黨殺人事件——給閱讀報告另一種選擇》
2. 余非《有情有理活得好》
3. 余非《談情說理事件簿》

事前閱讀 2. 季羨林《留德十年》之「四·滿洲車上」(選段)

車到了山海關，要進入「滿洲國」了。車停了下來，我們都下車辦理入「國」的手續。無非是填幾張表格，這對我們並無困難。但是每人必須交手續費三塊大洋。這三塊大洋是一個人半月的飯費，我們真有點捨不得。既要入境，就必需繳納，這個「買路錢」是省不得的。我們萬般無奈，掏出三塊大洋，遞了上去，臉上儘量不流露出一絲不滿的表情，說話更是特別小心謹慎，前去是一佈滿了荊棘的火坑，這一點我們比誰都清楚。

我們睡下以後，車廂裏寂靜下來，只聽到火車奔馳聲音。車外是滿洲大平原，我們甚麼也看不到，甚麼也不想去看，一任「火車擒住軌，在黑夜裏直奔，過山，過水，過陳死人的墳」。我正朦朧欲睡，忽然上鋪發出了聲音：

「你是幹甚麼的？」

「學生。」

「你從甚麼地方來的？」

「北平。」

「現在到哪里去？」

「德國。」

「去幹嘛？」

「留學。」

一陣沉默。我以為天下大定了。頭頂上忽然又響起了聲音。而且一個滿頭黑發的年輕的頭從上鋪垂了下來。

「你覺得滿國怎麼樣？」

「我初來乍到，說不出甚麼意見。」

又一陣沉默。

「你看我是哪一國人？」

「看不出來。」

「你聽我說話像哪一國人？」

「你的中國話說得蠻好，只能是中國人。」

「你沒聽出我說話中有甚麼口音嗎？」

「聽不出來。」

「是否有點朝鮮味？」

「不知道。」

「我的國籍在今天這個地方無法告訴。」

「那沒有關係。」

「你大概已經知道我的國籍了，同時也就知道了我同日本人和滿洲國的關係了。」

我立刻警惕起來。

「我不知道。」

「你談談對滿洲國的印象，好嗎？」

「我初來乍到，實在說不出來。」
又是一陣沉默。只聽到車下輪聲震耳。

第二天(9月2日)早晨到了哈爾濱，我們都下了車。那個年輕人也下了車，臨行時還對我點頭微笑。但是，等我們辦完了手續，要離開車站時，我抬頭瞥見他穿著筆挺的警服，從警察局裏走了出來，仍然是那一雙長筒馬靴。我不由得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回憶夜裏車廂裏的那一幕，我真不寒而栗，心裏充滿了後怕。如果我不夠警惕順嘴發表了甚麼意見，其結果將會是怎樣？我不敢想下去了。

啊，「滿洲國」！這就是「滿洲國」！

事前閱讀 3. 季羨林《留德十年》之「五·在哈爾濱」(選段)

哈爾濱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誰來到哈爾濱，大概都不會不到松花江上去遊覽一番。我們當然也不會自甘落後，我們也去了。當時正值初秋。氣溫可並不高。我們幾個人租了一條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面上，真是一葉扁舟。遠望鐵橋一線，跨越江上，宛如一段沒有顏色的彩虹。此時，江面平靜。浪濤不興，遊人如鯽，喧聲四起。我們都異常地興奮，談笑風生。回頭看划船的兩個小白俄男孩子，手持雙槳主划竟是一個瞎子，另一個明眼孩子掌舵，決定小船的航向。我們都非常吃驚。松花江一下子好像是不存在了，眼前只有這個白俄盲童。我們很想了解一下真情，但是我們跟他們「不明白」，只好自己猜度。事情是非常清楚的。這個盲童家裏窮，沒有辦法，萬般無奈，父母——如果有父母的話——才讓自己心愛的兒子冒著性命的危險，幹這種划船的營生。江闊水深，危機四伏，明眼人尚需隨時警惕，戰戰兢兢，何況一個盲人！但是，這個盲童，由於甚麼都看不見的緣故，心中只有手中的雙槳，怡然自得，面含笑容。這時候，我心裏不知道是甚麼味道。環顧四周，風光如舊，但我心裏卻只有這一個盲童，甚麼遊人，甚麼水波，甚麼鐵橋，甚麼景物，統統都消失了。我自己思忖：盲童家裏的父、母、兄、妹等等，可能都在望眼欲穿地等他回家，拿他掙來的幾個錢，買上個大「裂巴」，一家人好不挨餓。他家是甚麼時候逃到哈爾濱來的？我不清楚。他說不定還沙皇時代的貴族，甚麼侯爵、伯爵。當日的榮華富貴，從年齡上來看，他大概享受不到。他說不定就出生於哈爾濱，他決不會有甚麼「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我浮想聯翩，越想越多，越想越亂，我自己的念頭，理不出一個頭緒，索性橫一橫心，此時只可賞風光。我又抬起頭來，看到松花江上，依舊遊人如鯽，鐵橋橫空，好一派夏日的風光。

此時，太陽已經西斜，是我們應該回去的時候了。我們下了船，盡我們所能，多給兩個划船的白俄小孩一些酒錢。看到他們滿意的笑容，我們也滿意了，覺得是做了一件好事。

回到旅店，我一直想著那個白俄小孩。就是在以後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會不時想起那個小孩來。他以後的命運怎樣了？經過了幾十年的滄海桑田，他活在世上的可能幾乎沒有了。我還是祝願白俄們的東正教的上帝會加福給他！

事前閱讀 4. 季羨林分成八個階段的生命

就我個人來說，我生於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夏秋之交，距離 10 月 10 日，只有一個月多一點。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當過大清皇帝的臣民，我大概也算是一個「遺少」吧。我在極小的時候，就聽到朝廷」這個詞兒，意思是大清皇帝。在我的幻想中，「朝廷」是一個非人非神非龍非蛇，然而又是人是神是龍是蛇的東西。最後一個「朝廷」一退位，立刻來了袁世凱，緊跟著是軍閥混戰。赤縣神州，群魔亂舞。我三歲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對此毫無所知。對於五四運動，所知也不多，只對文言改白話覺得新鮮而已。在小學和初中時期，跟著大孩子遊行示威，焚燒日貨和英貨，情緒如瘋如狂。高中時期，國民黨統治開始，是另一種群亂舞，是國民黨內部的群魔。大學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者蠢蠢欲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我曾隨清華同學臥軌絕食，赴南京請願。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蔣介石。留學時期，七七事變發生，半壁河山，淪入外寇鐵蹄之下。我的家鄉更是早為外寇佔領，讓我無法回國。「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我漂泊異鄉，無從聽到杜鵑鳴聲，我聽到的是天空中轟炸機的鳴聲，伴隨著肚中的饑腸輾轉聲。有時候聽到廣播中希特勒瘋狗似的狂吠聲。如此度過了八年。「烽火連八歲，家書抵億金。」抵億金的家書一封也沒能收到。大戰終於結束。我在瑞士呆了將近半年，費了千辛萬苦，經法國、越南回到祖國。在狂歡之餘，災星未退，又在通貨瘋狂膨脹中度過了三年，終於迎來了解放。在更大的狂歡之餘，知道道路並不是總有玫瑰花鋪地，有時難免也有狂風惡浪。就這樣，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直活到了今天，垂垂老矣。

如此豐富複雜的經歷，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有的。

但是，如此複雜的工作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我目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沒有太多的餘閑，我只能分段解決。我把我七十多年的生命分成八個階段：

- 一 故鄉時期
- 二 在濟南上中學時期
- 三 清華大學、中學教員時期
- 四 留德十年
- 五 解放前夕
- 六 五六十年代
- 七 牛棚雜憶
- 八 1978 年以後